

空间在时间里流淌

王安忆 著

空间在时间里流淌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间在时间里流淌/王安忆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4

(非虚构文丛)

ISBN 978-7-5133-0533-4

I. ①空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18663号

空间在时间里流淌

王安忆 著

丛书策划 段晓楣

责任编辑 马秀琴

特邀编辑 阴牧云 何 娜

责任印制 付丽江

封面摄影 李 章
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
出 版 人 谢 刚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202千字

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6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33-0533-4

定 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辑

- 空间在时间里流淌 / 003
南陌复东阡 / 009
茜纱窗下 / 014
儿童玩具 / 021
花匠 / 029
杏茶 / 032
我在少体校 / 035
那年我们十二岁 / 038
我的老师们 / 041
少小离家 / 046
房子 / 049
不思量，自难忘 / 058
投奔唐主任 / 061
拽子 / 065
徐州站 / 068
魏庄 / 071

第二辑

- “你要做什么呢？” / 087

搬家 /	091
办公室的回忆 /	104
回忆文学讲习所 /	107
我的音乐生涯 /	123
我的第一本书 /	128
思路 /	131
风筝 /	133
李章给我照相 /	137
我的“书斋”生活 /	142
到图书馆去 /	145
我的业余生活 /	147
关于家务 /	151
烧鸭子 /	156
看一场恐怖电影 /	159
我为什么写作 /	162
会议间隙（二〇〇六年三月九日这一天） /	167
我是一个匠人 /	170
忧郁的春天 /	175
回忆 /	182

第三辑

话说父亲王啸平 /	187
父亲的书 /	194
夜走同安 /	198

茹家淙 / 202
溯母亲足迹向浙西 / 226
宝应寻《甲申记》踪 / 235
从何而来，向何而去 / 241
我的大舅舅 / 252
我的阿姨们 / 263
走向盛年 / 272
成长 / 275
进上海记 / 282
翻身的日子 / 284
遭逢一九五八年 / 292
谷雨前后，点瓜种豆 / 297
工人 / 305
东瀛初渡 / 309

第一辑

少年时离家，是在城市边缘的货车站登车出发。

没有站台，枕木以及枕木下的碎石地基裸露出

来，远近处蜿蜒着黑色的铁轨，天地变得高远

空阔。

空间在时间里流淌

我所从事的小说写作，是叙述艺术，在时间里进行。空间必须转换形态，才能进入我的领域。所以，在我的小说的眼睛里，建筑不再是立体的、坚硬的、刻有着各种时代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铭文、体现出科学进步和审美时尚的纪念碑，它变成另一种物质——柔软的、具有弹性、记忆着个别的具体的经验、壅塞着人和事的细节，这些细节相当缠绵和琐碎，早已和建筑的本义无关，而是关系着生活。在此，我想向诸位描述一下我从小居住过的那栋房子。

人对自己生活其中的地方难以有客观的认识，我从来没有留意过我们那幢房子属于哪一种建筑类型，又是何派风格。睁开眼睛就看见的这房子，在我是极其自然的存在。我们家所居住的一大一小两间房间是在一幢三层楼房的底层，这幢三层楼房与其他同样的四幢连为一体，坐在弄堂的后部。弄堂前部也有一连五幢的一排，但是这一排的五幢要比我们居住的后排五幢占地的宽度窄，俗称“单开间”，就是说每一幢每一层是一大一小两间，而我们则是“双开间”，即每一层有两大一小。当年我母亲带着四岁的姐姐和一岁的我，从解放军南京军区转业来到上海，由机关行政人员带到这里看房子。我母亲要下的这一幢里的一大一小，生生将独立完整的一套拆散了，这一方面反映

了我母亲对这城市建筑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的隔膜，另一方面也表明我母亲并不以为我们会在这城市长住下去。从动荡中过来的人对安居乐业的生活是缺乏准备的。不过，也不尽然，很可能，我母亲来看房子时，就只有这一大一小两间空房，从后来看，这幢房子整个的局面是涣散的。除了第三层有一户人家独居，保持了完整性，底层和二楼是由三户人家花插着居住使用。我们家隔壁的一大间所住的人家同时还占有着二楼的一大一小，这就很奇怪，他们完全可以独居一楼或者二楼，可事实是，他们分散在两层楼面，在二楼的另一个大房间里，居住着第三户人家。这种格局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样的历史沿革而造成的。

因为我们后排楼房比前排楼房占地要宽三分之一，这延出的一段，很奇异的，嵌了一个女子中学的操场。操场一直铺陈到再前面的楼房，这一排与我们隔着操场相望的楼房沿街，由另一个弄口进出，他们的弄口与我们的相距十来个号码。这就是我们弄堂的基本样式。还有一点令人疑惑的，按理来说，弄内房屋的排号应是从弄口开始，循序渐进，前排一至五，后排六至十，可是恰恰相反，打头的号码是我们后排，从一至五，前排则六至十。这种反常的排序是不是意味着这条弄堂的原始面貌——弄口是在现在的弄底，弄底则在弄口，这么整个儿地反转来看，我都认不出我们的弄堂了。不过，看起来也不像，因为它一切符合常规，就是楼房的正面，也就是南面，朝向弄口，每一幢楼房的底下有一个浅浅的院子，院子的门是前门，背阴的后弄里是后门。这样的弄堂人称“新式里弄”，我们这一条又是“新式里弄”里的更

新式，体现在“蜡地钢窗”，即打蜡地板和铁制窗架。我们家，来自军队粗放生活的上海新市民，对这种柳桉木细长条地板完全没有敬意，地板很快被湿拖把拖得发白，失去了表面的光泽，而窗框上的优质铁也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日子，被拆去送进里弄的土质高炉，换成了一种劣等的铁窗。这幢摩登华丽的建筑就在新朝开元的工农政府时代，洗尽了铅华，露出质朴的表情。

事实上，在很多日子以后，我才知道，这条里弄的起始之初，就已经开始了它蜕变的命运。当房产开发商划下地皮，破土动工，正是内战激烈关头，这城市过日子的的心思实在太重，无论怎样的动乱变故，都不会使它意志颓唐，不免会目光短浅，有所失算而蹈入错误。此时，都听得见解放大军过江的炮响，关于共产国家的传说也四野遍起，于是，开发商赶紧地节算开支，偷工减料，造成了一个豆腐渣工程。据过来人说，地基打得浅还不说，黄沙水泥都用的次品，最为生动的一个细节是，墙砌歪了，泥瓦匠用肩膀顶了顶，再继续砌上去。虽则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历史，但依然感觉得到房子的脆弱。墙和地板常常是闪缝的，就有一种名叫蚰蜒的软体爬虫出没，在夜间游走，留下口涎银色的轨迹，还有西瓜虫，蹒跚起来是黑色坚硬的一颗豆，打开来，灰色的肚腹两边是退化到尽头的足的残痕；地板和楼板是松动的，脚步一旦上去就空空地响；管道漏水，滴穿了楼下人家的天花板，房管所修好管道，再将天花板补上，留下一幅幅地图；抽水马桶三天两头堵塞，然后管道工拖了长长的竹片来通粪管，那竹片干干净净地来，走

时却带着粪水，在弄堂的地上淋漓滴地拖走；弄堂的水泥地早已裂了缝，纹路错综交互，就像一张网。

然而，这房子的颓圯给我们小孩子带来多少快乐啊！我们在小院子里辛勤开垦，玩具铲刀很快被建筑垃圾阻止，就在这粗粝的土地里撒下种子，等待贫瘠的收成——缺牙的玉米棒，残破的向日葵花盘，倒是野草很蓬勃，有一种叫车前子，长着绿色的小穗子，是我们的丰收，墙角里那些蚰蜒和西瓜虫，是我们的野生动物，让我们学习做一个虐杀的野蛮人；地板缝给我们神秘感，不晓得底下有着什么，财宝或者秘密，总之是惊人的藏匿；水管漏水更让我们兴奋，和平的生活终于有了事故，紧接着会有陌生人进出，那就是修理工，大多是彪悍的男人，携着各式各样的工具；还有弄堂，这些四通八达的通道里，女孩子在男孩子的追赶下狂奔，这就是我们最早的男女关系。

而你们万万想不到，在这积垢的不乏阴郁的弄堂的前面，是流光溢彩的西区淮海路，那里有着最时尚的流行。淮海路的商店都是小小的一间一间，那种大众化的百货公司都是在南京路以东，供中等市民消费。而这里是高尚的商业区，即便到了我们生长的共和国时期，还留有都会城市享乐主义的遗韵。街两边的悬铃木，几乎要在空中携起手，橱窗反射着熠熠的日光，里面是新款的时装——不是那种火爆的新款，只是这里那里，有着小小的、不动声色的增减变异——一件女式大衣的前襟，缀一个同色同质的呢料做成的胸饰，一顶小礼帽，垂一双小鞋，多么娴雅而又俏皮，真是有巴黎风的。还有理发店，那女

客，戴着烘发帽，一只手翻一本连环画，另一只手交给师傅修理指甲，就好比是前朝遗民。但切勿以为这条马路不识时务，时代的每一个印记，它都有。一大早，店铺还未开门，全民运动广播体操的音乐响起了，店员们站在街沿上开始做早操；紧接着，临街花园里，小学校举行升旗仪式，于是，国歌响起来；每个星期四是爱国卫生日，弄堂、街道一起义务劳动，洒扫庭除——一派朗朗乾坤气象。

我们家的房子就在这条街的后面，方才说过了，那是新式里弄房子，蜡地钢窗。从外形上看，它底下是一座小院子，墙头往往开着夹竹桃，是这院子里唯一繁荣的花事；二层和三层各有一个水泥阳台，悬在拉毛的墙面上；楼房更多的功能上的机关，隐藏在房子的背部，光照不足因而潮湿阴冷的墙上，爬着落水管和煤气管，墙脚下是阴沟，顶上有一个晒台，晒台的隔墙上立有烟囱，壁炉的烟囱。壁炉不知道有没有启用过，到我们那时候，反正烟熄火灭；同样废弃着的还有浴缸和面盆上的热水龙头，所以，它应该还有个锅炉，可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我想不出来，只不过，在房顶的铺瓦的坡面上，确实也立着个烟囱。

在我二十岁的那年，我们搬出了这幢房屋，多年以后，我与它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邂逅，那是在电影《长恨歌》里，王琦瑶所居住的平安里的家，画面上那一弯楼梯，我认出它了，我们小孩子最喜欢骑在它的扶手上，尖叫一声滑下来。我没想到《长恨歌》会找到这房子采景，我为王琦瑶寻找住处时也没想让她到我曾经的居处去，可是，也许，那房子的细节在无意中进入了王琦瑶的生活里，这大约就是建

筑和写作的关系。最后，还要说一句，那房子以及弄堂在新的城市规划中纳入拆迁改造，那里将兴起一个最新款的商圈。如今，这城市的阶级偏见已经消弭，无论哪里，都有大型和超大型的百货公司、购物中心，这个街区也融入了大众化的图景。

二〇〇八年五月三日

香港文学节发言

几乎是一整个九十年代，我都是从忧患中度过。母亲多病，一年里总有一度住在医院。病房在新建大楼的高层，可算得上那一片街区的制高点。走廊上有一扇侧窗，望出去是一片旧式弄堂的连绵屋瓦，夕阳的光里面，飞翔着黑色的斑点，是回家的鸽群。许多时间，是面了这扇窗过去，有时和我妈妈，有时只我自己。心里有一种伤痛，不知是被谁伤着了，分明是来自于无边无际的不可抗力。于是，又为这暂时的相守感到安宁。身在其中的城市就是这样，被自己的生活覆盖着，无论怎样拉开了距离，站在制高点，其实看来看去看到的，还是自己的内心。它的外部的光华，总有一些熟腻的庸俗气，还有一些威容，这都是生活涸染的。

它在我的印象中，形状始终是模糊的，甚至一座短暂逗留，言语不通的城市，我都比对它路熟。许多路的纵横关系我弄不清，当然我并不会担心迷路，自然而然地，我就会抵达我要去的那条路上。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，那就是无论怎样也走不到要去的地方。这种情形有些像“鬼打墙”，绕来绕去又绕回原地。当我长到可以和小朋友结伴自由行动的时候，去到过许多地方，可我竟然一点也不记得我们是如何走到那里，又如何走回来的。记得的只是将近家门时刻，华灯初上，

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弯进弄堂，听见自己家那扇后门里边的油锅爆响声，心里涌起的一股厌倦又安定的复杂心情。这是成长中的一个阶段，处在荷尔蒙激增的不稳定中，心情是阴暗的。有一次，我们几个女生去到一个陌生的街区，没有来由地对其中一个生出憎恶，有心甩下她。我们疾走着转过几个街角，直到看不见她，也不让她看见。我们残忍地若无其事地走回来，各自回家。第二天，在学校里见面，彼此竟都像无事人样，她神情诡秘地告诉说她昨日的遭遇。当她与我们失散之后，一个人坐在街沿，记忆全消，不知道多少时间过去，忽有人与她说话，问她如何到了这里，她回答不出，那人便让她跟了走，她跟他一径走到了家，原来那人是她父亲的一个同事。这一段奇异的经历有些吓着我们，倒不是以为她真的在了什么险境里，而是这里面有一种森然：暮色里的街道，迷路，失忆和陌生人。这其实是生活的一种面孔，由于时间积压而形成的幽暗的内幕。

到目前为止，我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是从小长大，城市中心区的一条弄堂。这条弄堂自我记事起，便拆除一面墙，与相邻的杂弄打通，杂弄又通向杂弄，我的小学校也分散间杂于这片纵横交错的弄堂内。我完全无法画出一幅准确的地图，就像前边说过的，一个只不过住了几天的地区的方位与交通我反而经纬清楚。我至今也无法搞明白这些弄堂是如何交织一起，彼此间是什么关系。在我们小学校的某一个天井里，推开后门，忽然间静下来，一条鹅卵石路面在了眼前。这里有一股陡然的寂寞，其实也是成长中必不可少的间隙。我们的成长奇怪

地与所居住地方的建筑格局唇齿相依。有一种心境，是被“后弄”这一式样标明。从这条后弄可走入我家的弄堂，这段旅程就像是一段孤旅。我至今也搞不清，在人口壅塞，四面八方奔跑着小学生的弄内，这一条短巷，如何会是难得有人。短巷的一面临了一排教室的窗，小学生的读书声，在这里显得额外清朗。偶尔有人走过，脚步击在鹅卵石面上，也是清冷的。这里关系到房屋的结构，问题就复杂了，而在我的心目中，它们稔熟到已经没了排序。拉开时间的距离，我只看得见自己像只虫子样，在水泥砖瓦的阡陌里徘徊，有一种盲目，令人心悸。

并不是说，这城市没有受光的面。当然是有，灯的光甚至比自然的，更为流利。可它到底是轻盈的，不大容易沉淀，而一经沉淀，就成了“垢”。我依然不明白这街区复杂的比邻关系。有一家复兴西餐社，据说旧称为“文艺复兴”，夏季时就将后院辟成露天餐座。这后院其实是一片空地，相当辽阔，远远的四边隐在灯光的暗处，更显得幽深。有一晚，我们一家在座上晚饭，夏日天长，所以没有黑尽。忽从空地那边，一排楼房的窗口，传出喊叫声，喊的是姐姐的名字，那里居然是姐姐同学的家。这名女生带领了弟弟妹妹一叠声喊我姐姐名字，声音里既是兴奋，又是讥诮。我姐姐先是笑，然后便窘得哭起来了。这片露天餐座是如何绕到了这同学家的窗下，使我百思不得其解。这同学分明住在一条庞大嘈杂的长弄里，却对了这片仲夏夜中的西餐座，座周围的树上，结了小电灯珠子，洁白的桌布上，